

吴岙祠堂

●郑仲植

我家在高枧,与吴岙村仅五里路,小时候看电影,去过,却没祠堂印象,也一直没怎么往心里去。

2007年春,全县搞宗祠普查,我负责亭旁片,走过各村50多个祠堂,才觉得祠堂的建筑,学问大。为此,我钻研过一会,也了解到吴岙祠堂好。由于时间紧,去吴岙祠堂的同仁也没详细提及它好在哪里。结果我给全县各村散落的祠堂概述时,也没提吴岙祠堂。

这次为吴岙老街,我特地去了一趟吴岙祠堂,顿时心中一惊。因为吴岙祠堂的大门面朝正西,这在以朝南聚居为主,东西走向腹地里,是极不常见的。向住在祠堂附近的老人打听。一个90岁的老太,虽说不清具体原委,却说:“这个祠堂啊,老太公建的时候,是真土,祠堂中间铺起皇道,与别处祠堂就不一样。”说得我好想好想进去拜访,可惜铁将军把门。

等找来看管老人,里里外外细研过后,我觉得吴岙祠堂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门楼。至于朝西而建的原因,是因风水学上说:“弹虾地,兜水起,大兴大发勿用提。”吴岙村座落在由西向东的吴岙溪的冲积塬上,地形呈拱弧状,像弹虾背,朝西建筑村宗祠,正好是兜着溪流顺流接口,按风水学自然是活地,吃用无忧,利于生长发达。至于铺皇道什么的,其实也就是打开宗祠正大门后,可直接把轿子抬到祠堂天井中。

对比后,吴岙村祠堂在这方面的建筑特点,我认为,远没有亭旁石滩村、芦田山郑家村保存完好。但吴岙村祠堂的门楼好,好在



两大方面。首先是建筑特色鲜明,它采用的是重檐翘角的亭台式样,而又避开了一般重檐建筑中承重问题总是依托于廊柱支撑来完成而造成耗材、碍眼、占地方等不足。它取消了支柱,通过调动周围组件,集体分担承重问题,这在我国古建筑中,极为罕见,至少我是从未看到过的。站在门楼前,仰看重檐,它主要受力在穿桁的樑头上,通过反接星斗组群,再由一根小支柱直通串连后,斜向传送到门前的户对上。可以说是将直立式的云头户对摆设,巧妙地当作了礅子来承重,使各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组件浑然一体,融洽到一处。不得不让人惊叹,古建筑中力学运用的精巧,造型艺术的多变。

其次是门楼的各项功能齐全,比方说门当、户对等散件,也一应俱全。门当,可说是古代庭院大门建筑中的一个特殊标识。它嵌在门楣上方,由正六角形的方木或者圆木凸现(若大门建筑以石料为主,这标识也有用石质料的),上涂油彩图画,或写上吉祥福寿等祝福语。一般门当的个数运用,是有讲究的,按二、四、十二之数来显示三个等级。简单来说,门楣上按两个门当的,表示五至七品官员;4个门当

的,即为四品以上官员;12个门当的,应是亲王以上的品级了。换句话说,即便是皇亲国戚,不是封王的也不敢建三开门,嵌12个门当的。

户对,它是支撑门框、门轴的石质构件,在建筑学上称“门枕石”,即俗称门墩、门座、门台、门鼓和石鼓。但是宅院地位的象征。如:户对的形状用圆形的,即表示为尚武人家;方形的,就是崇文的人家;也有不圆不方的,说明这宅院也没出什么文武特殊的人家了。正因为门当和户对,有着这样一种标识性的作用,因此在古代男女谈婚论嫁中,也就有了“门当户对”的说法,表示双方家庭有门当和户对的就是社会地位相等。吴岙祠堂的正大门上,饰的是4个门当,属三开门12个门当数,依凭的是吴氏始祖季礼公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季礼公本是春秋时期吴王梦寿的第四个儿子,在兄弟传国中,他以礼让而成一代君子,门第高洁,吴岙祠堂供奉他的画像,门当也自然可嵌12个数了。

从吴岙祠堂的门楼建筑来看,吴岙村不愧为我县西部一个古老的大村。

“洗马”不是体力活

●郑胤

前些天,在立光图书馆寻书看,发现唐浩明的《张之洞》,此前曾阅过《曾国藩》,算是不错的人物传记,便多了三分好感,想来《张之洞》不会太差,可打开书本第一页,就发现他老人家没好好补文史这堂课,用了不该引用的典故,弄得开篇就漏洞百出。

开篇这篇文章挺长,不过还挺有意思,可当笑话或逸闻读,摘录如下。

他已经四十三岁……却还只是一个洗马。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洗马,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请问他官居何职,那人答:“洗马。”驿吏想,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又问:“你一天洗多少匹马?”那人知驿吏误会了,便和他开玩笑:“没有定数,忙时多洗,闲时少洗,心情好时多洗,心情不好时少洗。”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说:“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不再理睬了,那人也不做声。过一会,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县令则步行跟随,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驿吏明白了,“洗马”不是马夫,但他始终不知道“洗马”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

原来,洗马是司经局主管官员。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籍,隶属詹事府……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

唐浩明在小说里讲了“洗马”的故事,以展示张之洞的怀才不遇,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却没想到自摆一刀。“洗马”这典故多半不是发生在清嘉庆年间,而是在明朝。尤其是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博学好古,素有饱学之儒、学术巨子之称的张之洞,就更显不伦不类了。

“洗马”这一官职由来已久,“洗”也不念xi,而是念xian,和“弼马温”不同,它无须给皇帝洗马,也不干体力活,是皇帝身边文官,掌管书籍典藏。按现在的说法,不属蓝领,是高级白领。而据我所知,至少有三本书讲述了关于“洗马”的故事,都是明朝的。

明朝皇帝不正经,社会风气也就散漫无序,各种逸闻趣事特别多,不少笔记小说都有记载。浮白斋主人在《雅谑》一书中有讲述明朝官员刘定之任洗马一职的逸

闻。文章大致如下:少司马王伟遇刘定之,说:“太仆马多,麻烦洗马一一洗之。”刘笑着说:“何止太仆,诸司马不洁,我亦当洗。”王伟又说:“先生一日洗几马?”刘定之回答:“大司马洗得干净,少司马还洗不干净。”

刘定之的故事在明焦弱侯《玉堂丛语》一书中也有相仿内容,可见剽窃行为,历来有之。不过,与唐浩明所写不同,朝代提前了。不过,关于“洗马”故事,在焦弱侯《玉堂丛语器量篇》讲述明朝官员杨守陈故事时,内容和唐浩明所讲就几乎雷同了。

原文如下:杨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行次一驿,其丞不知其为何官,与公坐而抗礼,卒然问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俄而报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让上舍处。公曰:“待其至而让未晚也。”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踞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见,蒲伏阶下,百状乞怜,公卒亦不较。

如果我们把御史换成县令,再用白话文翻译,不难发现,两者内容几乎一致,很显然,唐浩明照搬了这个故事,只是让人不明白,既然抄都抄了,为什么要混淆年代和人物,难道明朝就根本不值一提,还是世间真得有那么多如此相仿的故事……

其实抄袭“洗马”典故真正始作俑者并非他,而是晚明张岱。张岱素有奇才之称,他有一书叫《快园道古》,虽没《西湖寻梦》、《夜航船》有名,也挺有意思,《快园道古盛德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原文如下: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归。行次一驿,其丞不知为何官,与之抗礼,且问公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俄而,报一御史至,丞乃促公让驿。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让未晚。”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长跽问起居。丞乃蒲伏谢罪,公卒不较。

看,除了几个字稍有区别外,实在没什么异同。只是不清楚才高命蹇的张岱,为何会有这样的行径。他人之言,为我所用,是很多作者惯用伎俩,也是历来通病,尤其近年来一些自恃其高的作者,鸠占鹊巢,却硬说出自机杼,结果被人抖出老底,最终只能自爆其短、自寻其辱。

看书也好,做事也罢,总不能只盯着表面,还得探探底,想想更深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洗马”,如果不清楚自己“洗”的的是什么“马”,那么“洗马”真的只能算是体力活了。

悠悠秦淮水



每当参加书画展时,我的心中都会升腾起一个念想,什么时候能去故宫博物院看看马湘兰的兰花,或去无锡博物院看看董小宛的蝴蝶。当然,最想去的是南京城里的那条著名的秦淮河。

最先知晓秦淮河是在文字里,在杜牧和刘禹锡的诗歌里,在清人孔尚任的戏剧里,在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散文里……前人的文字描述了秦淮河,记录了秦淮河。因此,未去秦淮河,它与我俨然是对老熟人了。四月初十那天,我来到了秦淮河,时已黄昏,一切都在将隐未隐之间。站在文德桥上,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忽然就想起孔子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是的,世间万物,也像这桥下滚滚流淌的河水,不分日夜的消逝。纵使贵为王侯,如东晋时居住在乌衣巷的王导谢安,他们堂前的燕子也都作鸟兽散,“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纵使美若天仙,如秦淮八艳,如今也都香消魂灭,无迹可寻。

王献之接他爱妾桃叶的桃叶渡还在,但已不复当年,据说,王献之还作了一首《桃叶歌》送给桃叶:“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就这首诗看,王献

之书法承袭乃父遗风,冠绝古今,而诗歌就差远了……

可是,朱雀桥边的野草花呢?有人嘲笑我,连朱雀桥都不是原来的朱雀桥,你还在寻什么野草花?

我来时,乌衣巷口的夕阳还在,斜斜地照着我。我知道,乌衣巷也是近年才恢复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去巷里走了走。旧有的痕迹荡然无存,只有夕阳还是旧时物。乌衣巷已永远留在尘封的历史深处。

如果不是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至今又有谁能记得那么小那么小的朱雀桥和乌衣巷呢?

也只有秦淮河,流淌了几千年,冷眼看着人世间的朝代兴衰,浮沉升降。

秦淮河又是以脂粉名世的。假使没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浮华,也就没有这秦淮河的传奇。

太阳早已落入乌衣巷后的大山里,天越来越暗,华灯也已点亮,河里的灯船早已亮起。桨声灯影,是秦淮河之夜的魅力。我沿河两岸悠游,想寻找秦淮歌妓的影踪,梦想着能碰到光艳照人,俱诗情画意的秦淮八艳,请她们抚琴一曲,歌

吟一阙。在我心里,她们虽是地位低下的妓者,可是她们有才,她们有品,大多数具有民族大义,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相比她们,那些食国家之禄的达官贵人,太平时节,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一派爱国家爱人民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可是,当国家危亡时,他们或跑得比兔子快,或干脆做识时务的“俊杰”,变节投敌。当时的吴三桂、钱谦益、侯方域、吴梅村、朱国弼都是这类货色。反不如身处社会底层的歌妓,她们身脏品洁。

可是,我遍寻不见。只见左牵文德桥,右携来燕桥,南望乌衣巷,北依夫子庙的媚香楼,据说这是李香君住过的楼屋。本想进去寻芳,同伴说里面摆都是些装模作样的赝品,想想应该这样,也就不再举步。

现在的秦淮河,早已没有了旧时的丝竹弦乐,丹青笙歌,有的只是今人的凭吊。

即将离去的时候,头脑中忽然蹦出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多情的秦淮女人啊,你们付出的真情又有几人能懂?(梅长珑)

地名掌故

亭旁:据《亭林鲍氏宗谱》载,亭旁,古称亭林。《亭旁杨氏宗谱》载,城隍庙后山,称亭山,山旁住杨、包两姓,故名亭旁。

亭旁在东晋时称为宁和里,康熙四年(1665年)为“台州海防分府”驻地,在清代分设包家庄、杨家庄、任家庄,民国时期改庄为乡,分属包家乡、杨家乡、任邵乡。1912年废亭旁县丞署,建亭旁执法分署。1949年解放后,设亭旁区,辖亭旁、邵家、中门、南溪、坝头、彭赖六个乡镇,1992年乡镇撤扩并,撤邵家、南溪、彭赖乡,合并成亭旁、中门、坝头三个乡镇,2001年又撤中门、坝头乡,合并亭旁镇,辖106村。

六敖:原名六鳌,因该地上敖、花市、前墩、门头等处有6座形似大鳌的山,故名六鳌,后为书写方便,演变成六敖。又传,该地响岩、花市、尖坑塘、马庄、盐灶、上敖6个自然村,古时均以熬盐为业,故名六熬,后演变为六敖。

清代属宁海南乡西洞,头吞2庄。三门建县前后,分属六敖、永丰2个乡。解放初沿用旧制。1950年8月,永丰乡分设头吞、园里、西渡3个乡,六敖乡分设六敖、上敖2个乡。1956年2月,上敖乡并回,前潭乡部分划入,仍称六敖乡。1992年5月,撤区扩镇并乡时,撤蒲西乡,除蛇蟠岛3个村外,其余部分并入六敖镇。